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四回 驗屍場撫屍大慟 白話報閒話不平

話說左右官人，奉諭將范氏帶下，將文光之母德瑞氏帶上。有協尉福壽站在公案一旁，喝著道：「跪下！有什麼話，你要據實的說來。這兒大人，可以替你作主。」瑞氏顛顛巍巍，跪在公案以前，擦著眼淚回道：「我那大孫子春英，死的可憐，望求大人作主，給我孫子報仇。」烏公道：「你先把事情說說，這兒的大人，一定要給你作主。」瑞氏跪在地上顛顛巍巍的只顧擦淚。烏公在座上問道：「你這麼大年紀，不要盡著傷心。」

春英之死，究竟是誰殺的？你要據實說出，本翼尉給你做主。」

瑞氏灑淚道：「我孫子怎麼死的，我不知道。死了好半天，我才瞧見的。」烏公道：「那麼你孫子媳婦，浸了廚房水缸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瑞氏道：「浸水缸我知道，至於她因為什麼尋死，那我就知道了，」烏公道：「這話有些不對，難道你孫子媳婦，謀害親夫，你連一點影響全都不知道嗎？」瑞氏抹淚道：「我那孫子媳婦，可不是害人的，橫豎這裡頭，必有冤枉。昨天早晨，東直門小街他大舅家裡接三，我們大媳婦，帶著我孫子媳婦，去到德家行情。晚上他們回來，工夫不大，就全部睡覺啦，我在上房裡躺下沒睡著，聽見院子裡有人直跑，又聽街門一響，又聽有木底的聲音。先是我孫子媳婦，溫水洗臉，後來又聽著不像是她，越來越聲音不對。我以為院裡有賊，遂咳嗽兩三聲，又叫春英起來，到院裡瞧瞧，喊了半天，春英也沒答言兒。聽我們二媳婦屋裡，屋門亂響。又聽我兒子出來，嚷說了不得。我當時疑惑是賊，也忙著出來看。不知什麼時候，敢則我孫子媳婦，浸了水缸啦。聽我們二媳婦說，春英已死。」

我到西屋一瞧，誰說不是呢。」我這才明白過來，敢則出了逆事啦。後來有官人來到，把我們齊一帶來。這是我所知的事情。望求大人作主，給我們報仇。」說罷，又滴滴墮淚。

烏公道：「據你這麼說，是你那孫子媳婦，謀害親夫了。」

方才你說阿氏，斷不致作出此事，怎麼會三更半夜謀害親夫呢。」

你若是為你孫子報仇，你那孫子媳婦，可就要凌遲抵命了。」

瑞氏哭著道：「如今她作出這事，無論我怎麼痛她，也是管不及了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，連叫了兩聲大人，又淒淒慘慘的道：「是她不是她，我也沒瞧見，望求大人作主，究情個水落石出，叫她招出實話來，給我們春英報仇。」說罷，又淚流滿面。

烏公道：「你不用傷心，我全部明白了。」因喚左右道：「把她先帶下去。福壽亦喝道：「帶下去！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將瑞氏帶下。公鶴道：「恪翁的見識，實在高明。據這瑞氏一說，這內中情形，實在是可疑了。」普公亦陪笑點頭，回首問左右道：「文光的孩子，帶來了沒有？」福壽回道：「文光是兩兒兩女。死的叫春英，是他大兒子。次子春霖，今年才十二歲。」

女兒叫大正、二正，已經都帶來了。」普公道：「那麼文光家裡，都有什麼人呢？這個范氏，是春英的母親麼？」福壽笑回道：「春英的生母，現在外面候審呢。范氏是文光的副室。」

普公點了點頭。烏公道：「把二正帶上來。」左右一聲答應，立時將二正帶上，官人要喝著跪下，福壽忙的過來，拉著二正的小手，俯在耳邊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大人若問你什麼話，你就照實說。」二正羞羞澀澀，用手抹淚，撇著小嘴兒，慢慢的走到案前。烏公笑問道：「你今年幾歲？你們家裡素日是誰最疼你？」烏公問了兩遍，二正低著頭。並不言語。鶴公、普公亦接聲來問。二正道：「我今年十歲。我太太疼我。我二媽也疼我。」烏公又問道：「你哥哥瘦子，他們打架來著沒有？」

二正道：「沒有。」烏公道：「那麼素常素往，他們打架不打架？」二正道：「素常也不打架。」烏公點了點頭。又問道：「那麼你哥哥瘦子，和睦不和睦呢？」二正遲了半日，翻起眼皮來，望著烏公道：「和睦，」烏公聽到此處，不由得皺起眉來，勉強著作出笑容，安慰二正一回。叫左右官人，將她先為帶下。回首向市隱道：「這案裡很麻煩。前前後後，驢唇不對馬嘴。若真是謀害親夫，必當有姦夫幫凶，若不是阿氏所害，可越發的得究情了。」市隱、秋水二人均陪，答道：「恪翁是慎重民命，推事詳明。方才所問的話，都是極要緊地方。」鶴公亦回首道：「我見這范氏臉上，很有不正之氣。衣服打扮，又極其妖豔。此案若阿氏被冤，大概這個原凶，必在范氏身上。」

不然與這范氏，必有密切關係。」市隱聽至此處。哈哈笑道：「鶴鬆翁果然眼力不差。據小弟眼光看來，也是如此。」烏公搖首道：「不然，不然。世間的事，不能以皮貌相人。」因告福壽道：「把文光他們暫為看管，文托氏也不必問了。」福壽連連答應，左右官人，亦聞聲退下。

烏公的僕役瑞二，過來與各桌倒茶。烏公站起身來，約著市隱、秋水，並鶴公、普公等四人，去到宅裡少坐，研究調查的法子。又諭告管檔的官員，問問提督衙門，明日是何時驗屍？

再向法部裡打聽，明日是哪一位司官前來檢驗？管檔的連連答應。烏公與鶴公等，大家謙謙讓讓，隨後有小隊官人，一同回到烏宅。烏公摘了幃帽，一面用手巾擦臉，陪笑向秋水道：「今天大對不起，只顧著幫我的忙，耽誤了一天功課，這是怎麼說呢。」秋水亦笑道：「功課倒不要緊，我不到堂，亦必有同人代替。只是我聽見問案，鬧得心裡頭頗不痛快。三位有什麼妙法，把這案中原委，調查清楚了呢？」烏公道：「調查倒容易。不過官家的力量，萬來不及，今既將二位請出，務祈多為費心，詳細給調查一回。我們翼裡，選派精明偵探，也四出探訪。驗屍之後，能把原凶訪明，那可就省事多了。」鶴公亦笑道：「二位要肯費心，不但我們幾個感謝不盡，就是被害的人，靈魂也要感激的。」市隱等慨然承諾，說三位只管放心，只要我們倆人力量所及的地方，必去實力調查，這也是應盡的義務，三位也不必囑明瞭。說著，起身告辭。與秋水二人，前往各處調查，不在話下。烏公將市隱等送出又與鶴、普二公，議了回別項公事。鶴普二公走後，烏公呼喚瑞二，把協尉福壽請來，面諭道：「春英這一案，情形複雜。我想由公所裡出個傳單，曉諭這各門各隊各甲喇兵弁，如有將春英一案調查明確，詳為報告者，給予不次之賞。你道這主意好不好？」福壽笑回道：「大人明鑒，這主意倒是很好。少時協尉回去，曉諭他們就是了。」烏公點了點頭，又令福壽在正翼小隊裡，選派了十名偵探，俱都是精明幹練，見事則明的人物。內中有四個最著名的：一個叫社眼鈕福，一個叫妙手連升，一個叫耳報神潤喜，一個叫花鼻樑兒德樹堂。這四個隊兵，都是久於捕務，破案最多的能手。在那前清末季，雖然偵探學未見發明，而破案捕盜，亦極敏捷。若將這四位的成績續纂出小說來，大概也比福爾摩斯包探案不在以下。

話休煩絮。這四個有名的探兵，久在烏公手下，效力當差，此番見了堂諭，趕緊的跑到宅中，請示辦法。烏公把所訊的供詞，述說一遍，叫他們即時出發，偵察文光家風，究竟是有無規矩？范氏、阿氏平素是品行如何？全都詳細報告，以便回了堂憲，好徹底究辦，以示慎重。四人領諭出來，鈕福喚連升道：「嘿，二哥，你摸頭不摸頭。我在北小街，有家兒親戚，他也是鑲黃的人，八成兒跟阿德氏是個老姑舅親，我上那兒去一趟，倒可以臥臥底。回頭的話，咱們在澡堂子見面。」連升搖頭道：「嘿，你不用瞎摸。這個文范氏的根兒底兒，都在我肚子裡哪。久在街面上的話，不用細打聽。」又回首叫德樹堂道：「嘿，黑德子，管保這個范氏你都知道。咱們這兒子，她還要亂撲呢。可惜她啊，還是這溜兒的娃娃哪。」說著，哈哈大笑。又叫潤喜道：「嘿，小潤，咱們公泰茶館了嘿。」鈕福道：「嘿，二哥，你老是不容說話，竟調查范氏，也是不能行的。」

別管怎麼說，這是春阿氏謀害親夫哇，」連升又笑道：「嘿，小任子，不是二哥拍你，攢餡兒包子，你有點兒晚出世，東城的男女混混兒，瞞不下哥哥我。這個文范氏，也是個女混混兒。」

剛才一照面兒，我就亮她。嘿，老台，走著，走著，到公泰的話，我再細細的告訴你。」

四人一面說笑，到了鼓樓東公泰茶社。四人揀了座位，走堂的提壺泡茶，各桌的茶座兒，有與這四人相熟的，全都招呼讓茶。

有問鈺福的道：「老台你那紅兒呢？怎麼沒提了來？」

鈺福道：「咳，還提哪，昨兒我回去，洗籠子來著，稍一疏忽，貓就過來。您猜怎麼著？啊呀，忽一下子，就他媽給撲啦。我當時一有氣，把食罐兒、小罐兒，也給摔啦。可惜我那對罐兒，聽我們老頭兒說，那對盜罐兒，跟那副核桃，都是一年買的。

兩樣兒東西，光景是五兩多哪。」那人亦贊道：「嘿，可惜，這是怎麼說哪。聽說塔爺那個黑兒，昨兒個也糙踐啦。」連升接聲道：「富翁您別提啦。小鈺子的話，養活不了玩藝兒，打頭他工夫不勤，沒工夫兒溜，那就算結啦完啦。您瞧他那個打扮。」說著提起鈺福的辮發，笑哈哈的道：「三把鬆的辮子，拖地長的辮兒，怎麼熱天，他帶著三條白領子。你瞧哇，啊，嘿，簡直是一個嗎？」鈺福道：「得咧，你不用揀好的說，講外面的話，你也不用逞英雄。早晚咱們那位，也得像小菊兒衝衝一樣，給你照方兒抓。」那人亦問道：「嘿，你們幾位，知道不知道，我們這小菊兒衝衝，出了新鮮事啦。」連升忙問道：「什麼事？我不知道。小鈺子一說，倒鬧我一怔。您說我聽聽。」

那人道：「就是那伯什戶文家，他們是鑲黃滿的，那一個牛祿，我可不知道。這位文爺家裡，很是可以的，有位小奶奶兒，外號叫什麼蓋九城。家裡的話，橫也是亂七八糟。昨兒家裡，他新娶的兒媳婦，把他兒子給害啦。方才有一位喝茶的，在小經廠住家。據他說，不是他媳婦害的，光景她這位小婆婆兒，不是好東西。」連升道：「不錯不錯，這事真新鮮。這文家都有什麼人？你知道不知道？」那人說：「他家的人口大概我倒知道。文爺有個母親，文爺是兩位夫人，兩兒兩女。新近三月裡，給大兒子辦的事。這死鬼的小舅子，名叫常斌。跟我們那孩子都在左翼第二，一個學堂裡唸書。今時在學堂裡告假，說是他姐姐被人給陷害啦，我這麼碰岔兒一想，你猜怎麼著？真許是蓋九城給害的。咱們是那兒說那兒了，加今這洋報的訪員，可來得厲害。」連升點了點頭，悄悄同那人耳邊，唧咕了半日。那人也點頭答應，說是了是了，咱們明兒早問，還在這兒見。我也到屍場瞧瞧，衝衝我的喪運氣。連升等會了茶資，又向面熟的茶座兒挨次告辭。

至次日清早，四人會在一處，仍往公泰軒一路而來。鈺福於當日晚間，就把阿氏的底細調查了一個大略。因風言風語，俱說阿氏在家時，有種種不正的行為。連升道：「鈺子，你不用說啦。這個小媳婦，難道你沒看見嗎？又規矩，又穩重，不但是身上沒血，連她的頭部左脅，還有挺重的傷呢！這是哪兒話呢？」四人一面說著，來到公泰茶社。早見昨日那人，已經來到。五人坐在一處，一面品茶，一面說話。候至十點前後，估量著驗屍官員已經來到，五人會了茶資，同往小菊兒衝衝，看這驗屍的熱鬧。早見有槍隊巡警，扎住屍場，由本地官廳，預備下硃筆公案。甲喇達德勒額，帶著門甲步兵，亦在屍場伺候。不一會，協尉福壽，也帶官兵到來，說今日驗屍官，是法部一位司員，姓蔡字碩甫，原籍是浙江某縣人。尚書戴鴻慈，因為蔡碩甫最是慎重，所以委派前來，帶著仵作人等，檢驗春英的屍身。工夫不大，有官兵皂役，在前喝道。本地看街兵，亦接口嚷道：「有冤的報冤，有仇的報仇。」又見左翼翼尉烏珍、副翼尉鶴春、委翼尉普泰，帶著僕從官弁乘馬而來。又見有一乘轎車，停駐於南巷口外，正是法部司員蔡君碩甫。見了烏珍等，彼此的見禮，謙謙讓讓的進了屍場又見有官兵多人，圍護著阿氏、范氏、德氏、瑞氏並文光，托氏等一千人證。官兵哄散閒人。

鈺福等五人，也隨著眾人跟入。只見烏珍、鶴、普、福壽人等，陪著檢察委員，升了公座。烏珍道：「這案子很難奇，要求碩翁諭令仵作等，注意才好。」蔡碩甫點頭道：「自然自然。兄弟的責任所在，不敢不細心。我先到動凶屋裡，看一看去。」說著，有烏公、鶴公等在後相隨，往春英死事屋內，看了看大概情形，又往廚房裡，查驗一番。官人槍隊，帶著阿氏、范氏等，在院相候。阿氏哭著道：「你們老爺們高抬貴手，我看看我的丈夫，究竟是怎麼死的？哪怕我凌遲償命呢，死也瞑目哇。」說尋，放聲大哭。德勒額喝道：「你先別哭。是你害的與不是你害的，我們也管不著。這個工夫，你又想著歎喪啦？」

哈哈，得啦，你別委曲了。」阿氏一面擦淚，聽見官人威喝，嚇得渾身亂顫，連項上的大鎖鍊，全都花花亂響，引得看熱鬧的閒人，俱為墮淚。烏公、鶴公等見此光景，忙令協尉福壽，暗暗的通告官人，不准威嚇犯人，誰要去瞧就把他們帶去。他們哭喊，也不許官人攔管，好借此窺其動作。官人奉了此諭，誰不想送個人情，隨令各犯人自由行動，把方才的嚴厲面孔，換一副和容悅色神情。手內拉著犯鎖，也顯著鬆懈多了。德氏站在院內，眼望著西廂房裡，嗚嗚的亂哭。瑞氏、文光並托氏、春霖、大正、二正等，亦皆掉淚。惟有范氏一人、圓睜杏眼，直豎娥眉，惡狠狠望著阿氏，嗤嗤冷笑。阿氏站在一旁，已經鼻涕眼淚，哭成淚人兒一般了。忽見官人等，哄散閒人蔡碩甫入了公座，協尉福壽，把法部送來的屍格，呈於案上。又令官人等，親在一旁，好令部中仵作檢驗春英的屍首。所有檢驗用品，盆兒、筷子等類，已由看街兵備齊。

仵作挽了衣袖，正欲下手，忽的官人等往前一擁。阿氏直著兩眼，和手推著官人，急煎煎的奔了過來，望見春英屍身，啪的一聲，跌倒就地。遲了一刻鐘的工夫，方才緩過氣來，失聲哭了。烏公鶴公等，都直眼望著阿氏，不勝淒楚。仵作官人等，也都停在一旁，看著阿氏神情，深為慘切。德氏也嗚嗚哭道：「孩子，你不用哭了，是你不是你的，咱們先不用說了。」

說罷，又嗚嗚的哭個不祝范氏厲聲道：「你們娘兒們，也不用老虎帶數兒，充這道假慈悲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殺人的得償命，欠帳的得還錢。當著堂官大人們，你們不用鬧這一套。到了堂上，有什麼話，再說也不算晚。」文光頓足道：「噯哟，這時候，你們鬥什麼口齒。」說罷，走向案前，深深請了個安，淒淒切切抹著眼淚道：「大老爺明鑒。小兒春英，死的實在可慘，要求大老爺給我洗冤。」蔡碩甫點了點頭。鶴公道：「你先在一邊候著。驗完了屍身，看看是什麼傷，有什麼冤枉事，衙門裡再說未。」烏公坐在案旁，亦喚福壽道：「你叫阿氏的母親，把阿氏也勸開。屍場裡不用訴委曲。」福壽答應一聲，喚過德氏，死說活說，勸了阿氏半日，誰知此時阿氏，因見了春英屍身受的這樣重傷，死得這般可慘，早已閉過氣去。德氏擦著眼淚，把姑娘、姑奶奶五字，叫不絕聲，好容易鼻翹動顫，慢慢的甦醒過來。福壽亦勸道：「此時也不用傷心了。有什麼委曲，等到衙門裡說去。」阿氏緩了口氣，望見春英的屍身，復又失聲哭了。引得文光、德氏調並瑞氏、托氏等，亦皆墜淚。托氏亦揮淚勸道：「你先起來。事到而今，什麼話也不用說了。這都是我的不好。」說罷，又嗚嗚哭個不祝德氏一面擦淚，死活把阿氏拽起，母女拉著手，淚眼模糊的，望著死屍發怔。仵作挽了衣袖，驗了春英的上身，復又解去中衣，驗了下部。隨將竹篋放下，走案公報前請安報道：「頭頂上木棍傷一處，咽喉偏右，金刃一處，橫長二寸有餘，食管氣管斷破，當時致命。」蔡公點了一點頭，隨即填了屍格，欲令屍親等畫押。話未說完，只見死屍之旁，阿氏忽的仆倒，撫著春英屍首，嘍陶痛哭，聲音細弱，那一派慘切的神情，真叫人聞之落淚，一時又錯了過去。德氏擦著眼淚，望著公案跪倒，哭著道：「我女兒頭上肋上，還有重傷呢。」福壽喝道：「你先起來，把你女兒勸一勸，有傷自是有傷，沒福自是沒福。」

話猶未了，忽有帶刀的巡警，並著槍隊官並等數人，慌慌張張跑來，走至福壽跟前，悄聲回道：「外面有幾個人，要進來看熱鬧。」說著，取出幾個名片，遞與福壽道：「這是他們的名片，是准他們進來，是不准他們進來？敬候誇蘭達吩啦。」

福壽接過一看，雖然名片上沒有官銜，而姓名甚熟，一時又想不起誰來。隨即案告烏公，烏公看了名片，點了點頭，因告福壽道：「這幾位是探訪局的，請他們進來看看，倒可以幫幫忙。」福壽連連稱是，吩咐隊官等，優禮招待，准向各房中，查看一切，不肖細說。此時阿氏已經昏過三次。仵作等驗了活傷，報說：「阿氏的頭上，右脅，均有擊傷一處。」德氏哭喊著道：「大人們明鑒。若說我的女兒謀害親夫，她頭上，右脅打傷是哪兒來的？」

蔡公見此光景，低聲向烏公道：「看阿氏這宗神色，實不像動凶的人，不知那件兇器，究竟由哪屋裡翻出來的？」福壽聽了，忙將兇器呈過。蔡公一看，是一把常用的切菜刀。刀刃上缺了一塊，似是砍人時折去似的。上面有血跡甚多，並有粉紅色洋繡繡花的絹帕，裸著刀把兒。蔡公道：「這條手帕，是他們誰的物件？」福壽忙的回頭，把文光喚來，喝著道：「這條手巾，是誰的東西？」文光答了聲是，又回道：「這是誰的手巾？領催也不甚知道。」因回首欲喚范氏，蔡公冷笑道：「你家裡的東西，你都認不得，你那平素的家法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」說罷，望著文光冷笑了兩聲，又見范氏過來，整著臉色道：「那手巾是我們兒媳婦的，尋常她也不使，出門時才拿出來的。」鶴公道：「知道了，這兒沒問你，你不用亂答言。」

又喚福壽道：「把阿氏叫來，讓她認一認。」阿氏低著頭，哭的兩隻杏眼腫似紅桃一般。烏公又叫過文光來問道：「你兒媳婦投缸，你救出她來之後，給她換衣服沒有？」文光道：「沒有。」復又問阿氏道：「菜刀上這條手巾，是你的不是？」阿氏擦了淚眼，看了看手巾、菜刀，又嗚嗚的哭了。烏公連問數遍，才哽哽咽咽的答道：「這條手巾」說至此處，又哽咽了好半日，才細聲細氣道：「是我的。」烏公恐怕情屈，又問道：「是你的嗎？若不是你的，可也要實說。」阿氏低著頭，流淚不語。范氏接聲道：「是你的你就得認起來。既把男人害死，此時就不用後悔啦。好漢作事好漢當，又何用搗鬼呢。」

說的阿氏眼淚簌簌的掉下來，淒淒慘慘的答道：「手巾是我的，大人也不用問了。」蔡公見此光景，心已明白八九，忙命文光、德氏等，在屍格上畫押。隨與烏公道：「屍身已經檢驗，叫他們先行裝殮，兄弟要告辭了。」烏公連連答應，回欲將可疑之點，向蔡碩甫研究一回，隨令協尉福壽等，先將人犯帶回，聽候審訊。遂約著蔡公、鶴公、普公，並本地面的警官，同往東、西廂房，及上房廚房等處查看一回。蔡公把可疑之點，細與烏公說明。又說刀上血跡，大小與傷口不符。阿氏的頭上鬻上，俱是木棍的擊傷。恪翁有保障人民的責任，務要多為注意。

烏公、鶴公等連連稱是，普公亦緊皺雙眉，想著納悶。探兵鈺福等五人，已在院子裡查看許久。候至檢察官告辭先行，三位翼尉也相繼回翼，這才隨著眾人，慢慢的走出。連升道：「嘿，老台，咱們的眼力如何？你佩服不佩服？也不是吹下子，牛下子，要專信你的話，全擰了杓子啦。」潤喜亦贊道：「二哥，真有你的。小鈺子的話，到底是小兩歲，不怨你薄他。俗語說的好：縮子老米，他差著做哪。」鈺福急辯道：「嘿，潤子，你不用損我。要說二哥的話，淨瞧了外面皮兒啦。深兒福頭的話，還不定怎麼一葫蘆醋呢？要聽他們親戚說，這事兒更懸虛啦。阿氏這娘兒們，自從十五歲，她就不安頓，外號兒叫小洋人兒簡斷截說，過門的時候，就是個爛桃啦。」一面走著，又笑道：「嘿，剛才驗屍的時候，你們瞧見了沒有？動凶的是誰，探訪局的人，眼力倒不錯，他姓什麼？叫什麼？我方才也問了，他是蹠子蹄兒的朋友。你要是信我的話，咱們跟著就摸摸，不然叫探訪局挑下去，或者那兇手躲了，你們可別後悔。」

連升冷笑道：「嘿，老台，你不用麻我。這個案子，要不是蓋九城的話，我跟你賭腦袋。」

二人一面說話，同著潤喜等二人，別了那茶友富某，四人說說笑笑，到了北新橋天泰茶館。四人落了座位，要了菜飯。

鈺福為阿氏的聲名，少不得辯論一番。又與連升等賭了回東兒。

德樹堂道：「老台你不用嘴強，反正這件事，也不能完呢，等到水落石出，倒瞧瞧誰的眼力好？你這眼神的外號兒，我是木頭眼鏡兒，有點兒瞧不透你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氣得神眼鈺福，一手指著鼻樑兒，瞪著眼睛道：「嘿，你不用天牌壓地牌，咱們調查的話，也是有據有對，誰與春阿氏也沒有挾嫌，也不犯偏向范氏。左右的話，殺人償命，欠債的還錢。咱們是同事訪案，犯的什麼心呢？」說罷，把筷子一摔，扭過頭去，呼呼的生氣。德樹堂冷笑道：「有得兩盅酒兒入肚，你跟我來上啦。」

因指著鼻樑道：「嘿，姓鈺的，誰要二楞的話，對不起那股香。」鈺福亦站起來道：「那是呀！那是呀！」又拍著胸脯兒道：「嘿，花鼻樑兒，你說怎麼著吧？」兩人越說越急，引得連升、潤喜俱嗤嗤的笑個不祝潤喜勸道：「這裡說的是閒話兒，著的是那一們子急呢？」一面說著，把兩人按下。德樹堂笑道：「大爺你說說，這件事情，礙的著我嗎？我這兒閒說話，他跟我吵上啦。」鈺福忍不住氣，又欲答言，幸被連升一把按在凳上，叫過走堂的來，要了兩壺酒，笑嘻嘻的道：「老台，你不用生氣。你的心思，我也明白啦。你在小街子住家，八成兒那蓋九城的話，許同你有一腿罷。」

一語來了，把個走堂的也引的笑了，因湊著笑道：「你們幾位說的，大概是小菊兒衚衕那件事吧？」連升道：「可不是嗎。」走堂的道：「洋報上頭，今兒都有了。怎麼著，聽說這個媳婦有個小婆婆，是不是你哪？」說著，又問酒問菜。雖然走堂的是無心說話，而連升、鈺福等，卻是有心探訪。一面要了菜飯，又向走堂的借取日報，要看是怎麼登的。走堂的去半日，舉著報紙過來，口裡嘟嘟念念，向連升道：「喝，」這張報可了不得，自要是登出來，這家兒就了不了，打頭人這樣兒好哇，洋報上什麼都敢說，哪怕是王爺中堂呢。自要是有什么兒，他真敢往實裡說？喝，好傢伙，比都察院的御史，還透著霸道呢。」說罷。又贊道：

「嘿，好嗎。」連升接了一看，果見報紙上，本京新聞欄內，有一條謀害親大的新聞，正是小菊兒衚衕文光家內的事情。潤喜、鈺福二人也搶著要看，連升道：「咳，別搶。我念給你們所罷。」說著，把報上話語珂珂坎坎的，念了一遍。又向鈺福道：「嘿，怎麼樣？要是賭東兒的話，管保你輸了罷。」鈺福也滿臉發火，因為報上新聞，亦如此說，也不敢再三分辯了。四人胡亂著吃了早飯，又忙著洗手漱口，一同回翼，把所見所聞的事情，當日回了協尉，由協尉福壽報告烏公。當日要繕具公文，解送提督衙門。要如提督衙門，如何審訊。且看下回分解。